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六

列傳

唐 六十六

竇羣　李逢吉　劉栖楚

張又新　元稹　牛僧孺 蔚 叢 徽

李宗閔　楊嗣復 授 損 嬰　楊虞卿 漢公 汝士

張宿　熊望　柏耆

竇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崇舊書作扶風平陵人）父叔向代宗時位左拾遺羣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羣以處士客毗陵母卒廬墓次終喪從盧庇傳啖助春秋學著書數十篇以韋夏卿薦德宗擢為左拾遺王叔文黨盛雅不喜羣羣亦悻悻不肯附欲逐之韋執誼不可乃止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為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聞其名與語奇之表以自副武元衡李吉甫皆所厚善故召拜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薦羣代為中丞羣引呂

温羊士諤為御史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羣怏狠反
怨吉甫吉甫節度淮南羣謂失恩因擠之陳登者善術
夜過吉甫家羣即捕登掠考上言吉甫陰事憲宗面覆
登得其情大怒將誅羣吉甫為救解乃免出為湖南觀
察使改黔中會水壞城郛調谿洞羣蠻築作因是羣蠻
亂貶開州刺史稍遷容管經畧使召還卒于行年五十
五（案舊書卒年五十）贈左散騎常侍兄常牟弟庠鞏皆為郎
工詞章為聯珠集行於時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舉明經又擢進士第范希朝表為振武掌書記薦之德宗拜左拾遺憲宗時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改中書舍人知禮部貢舉未已事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禮部尚書王播署榜逢吉性忌刻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徙山南東道緣講侍恩陰結近倖長慶二年名入為兵部尚書時度與

元稹知政度嘗條稹憸佞逢吉以為其隙易乘遂并中之遣人上變言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為稹刺度帝命尚書左僕射韓皐給事中鄭覃與逢吉參鞫方無狀稹度坐是皆罷逢吉代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梁守謙劉弘規王守澄議請立景王為皇太子帝不能言頷之而已明日下詔皇太子遂定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奥援案訓傳逢吉使訓賂注守澄自在太和六七年間而此傳次之武昭獄前與訓

傳矛盾舊書亦然

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涼國公敬宗新立度求入覲逢吉不自安張權輿為作讖言以沮度而韋處厚亟為帝言之計不行于是興武昭獄以止度入武昭者度討蔡時所遣說吳元濟者也除石州刺史罷歸不得用怨望與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彙居長安

中以氣俠相許逢吉與李程同執政不叶程族人仍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顧逢吉持不可昭愈憤洒所語其友劉審欲刺逢吉審竊語權輿逢吉因彚名見昭厚相結納忿隙得解及是昭彚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播按之訓諷彚使誣昭與李程同謀不然且死彚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為也獄成昭榜死彚流崖州涉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擢審長壽主簿而逢吉謀益露天子知度忠卒相之逢吉於是寖踈以檢校司空平章

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久乃徙宣武以太子太師為東都留守及訓用事名拜尚書左僕射足病不能朝以司徒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戎無子以從弟子植嗣

劉栖楚其出寒鄙為鎮州小史王承宗奇之薦於李逢吉繇鄧州司倉參軍擢右拾遺逢吉之罷裴度逐李紳皆㬥而為奸者敬宗立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叩頭極諫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

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柄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慰諭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爭者在邪以諫議大夫名未幾宣授刑部侍郎故事侍郎無宣授者逢吉喜助已故不次任之數月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柄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宿姦老蠹為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然其性詭激敢為怪行乘險

抵巇若無顧藉內實恃權怙寵以干進諂宰相厲色慢辭聳處厚惡之出為桂管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

張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薦之子元和中及進士高第歷左右補闕性傾邪李逢吉用事惡李紳冀得其罪求中朝凶果敢言者厚之以危中紳又新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為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關十六子之目敬宗立紳貶端州司馬朝臣過宰相賀閽者曰止宰相方與補闕語姑伺之及又新出流汗揖百官曰端溪之事竊

不敢讓人皆辟易畏之尋轉祠部員外郎及逢吉罷領山南東道節度表又新為行軍司馬坐田伾事貶汀州刺史李訓有寵又新復見用遷刑部郎中為申州刺史訓死復坐貶終左司郎中又新善文辭再以謟附敗喪其家聲云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為隋兵部尚書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既以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

遺性明鋭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甞幸太子宮而橈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庻政六次對羣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畋游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恱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為河南尉以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没入塗山甫等八十餘家田產奴婢時礪已

死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分司東都時浙西觀察使韓臯杖安吉令孫澥數日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孟昇喪乘驛內喪郵中吏不敢止內園擅繫人踰年臺不及知河南尹誣殺諸生尹太階飛龍使誘亡命奴為養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賈錢千萬凡十餘事悉論奏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稹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停務詔薄式罪召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案舊書作內官劉士元未知孰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人以

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羣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虢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為士類訾薄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

學士數名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稹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帝迫羣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為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稹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按于友明舊書本傳及稹奏同州謝表皆作王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

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便宜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誅裴度曰于方為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皐鄭覃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而方計暴聞遂與度偕罷宰相出為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當免而黜稹輕帝獨憐稹但削長春宮使再朞徙浙東觀察使太和三年召為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郎官尤無狀者七人然稹素無檢望輕不為公議所右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

使卒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竒章公弘之裔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骾訐不避宰相宰相愬故楊於陵鄭敬韋貫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調去僧孺調伊闕尉改河南遷監察御史累進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内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賕當死賂宦侍為助欲貸而用

之僧孺持不可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貲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繇是遂以相尋遷中書侍郎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是時政出近倖僧孺數表去位帝乃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惡亟圯歲增築僧

孺陶覺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文宗立李宗閔當
國屢稱僧孺賢不宜棄外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
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召宰相問計僧孺曰第付以節
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因遣使慰
撫之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是時吐蕃請和約弛
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劒南於是李德裕上言
韋臯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二千人燒十
三橋擣虜之虚可以得志帝使羣臣大議請如德裕策

僧孺持不可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横議沮解之帝亦以爲不直會中尉王守澄引織人竊議朝政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内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彊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它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固請罷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副大使天子既急

於治故李訓等投隙得售其妄開成初表解劇鎮以檢

校司空為東都留守三年召為尚書左僕射以足疾不

任謁檢校司空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元年

漢水溢壞城郭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明年

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誅事連僧孺武宗怒黜為

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

州還為太子少師卒贈太尉年六十九謚曰文簡諸子

蔚叢最顯

蔚字大章少擢兩經又第進士踰監察御史為右補闕大中初屢條切政宣宗喜曰牛氏果有子差慰人意出為金州刺史累遷吏部郎中失權倖意貶國子博士分司東都復以吏部召兼史館修撰咸通中進至户部侍郎襲奇章侯坐累免未一歲復官久之檢校兵部尚書山南西道節度使在鎮三年徐州盜起神策兩中尉諷諸藩悉財助軍蔚索府帛三萬以獻中人嫌其吝用吴行魯代還及黄巢入京師遁山南故吏民喜蔚至爭迎

候因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子循徽
徽舉進士累擢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曹猥濫吏多姦
歲調四千員徽治以剛明杜絶干請法度復振蔚避地
于梁道病徽與子扶籃輿歷閣路盜擊其首血流面持
輿不息盜追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今親老而疾幸無駭
驚盜感之乃止抵梁徽趨蜀謁行在丐歸侍親疾會拜
諫議大夫固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還京當從親有疾
當侍而徽凡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時兄循已位給事

中許之父喪客梁漢終喪以中書舍人名辭疾改給事中留陳會張濬伐太原引為判官敕在所敦遣㣲太息曰王室方復廥藏殫耗當協和諸侯以為藩屏而又濟以兵諸侯離心必有後憂不肯起濬果敗復名為給事中楊復恭叛山南李茂貞請假招討節伐之未報而與王行瑜輒出兵昭宗怒持奏不下茂貞亟請帝名羣臣議無敢言㣲曰王室多難茂貞誠有功今復恭阻兵而討之罪在不俟命爾臣聞兩鎮兵多殺傷不早有所制

則梁漢之人盡矣請假以節明約束則軍有所畏帝曰
然乃以招討使授茂貞果有功然益偃蹇帝使宰相杜
讓能將兵誅討徽諫曰岐國西門茂貞憑其衆而暴若
令萬分一不利屈威重奈何願徐制之不聽師出帝復
召徽曰今伐茂貞彼衆烏合取必萬全卿計何日有捷
對曰臣職諫爭所言者軍國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
下考蓍龜責將帥非臣職也既而師果敗遂殺大臣王
室益弱俄遷中書舍人為刑部侍郎襲竒章男崔胤忌

檄之正換左散騎常侍從太子賔客以刑部尚書致仕

歸樊川卒贈吏部尚書

叢字表齡第進士辟藩帥幕府任補闕數言事㑹宰相

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為可奚用衆耶令張

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以司勲員外郎

為睦州刺史帝勞曰卿非得怨宰相乎對曰陛下比詔

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擢臣非嫌也咸通

中拜劍南西川節度使時蠻犯邊抵大渡進略黎雅叩

邛峽關謾書求入朝且曰假道叢因其使四十人繹二

人還之蠻懼即引去僖宗幸蜀授太常卿以病求為巴

州刺史不許還京為吏部尚書嗣襄王亂叢客死太原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調華州參軍

事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

之補洛陽尉久流落不偶去從藩府辟署入授監察御

史禮部員外郎裴度伐蔡引為彰義觀察判官蔡平遷

駕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長慶初錢徽

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干丐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俄復為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世謂之玉筍寶歷初累進兵部侍郎父喪解太和二年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即引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已者德裕所善皆逐之遷中書侍郎久之德裕為相與

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論及朋黨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為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為刺史帝然之宗閔曰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俄以同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疾德裕共訾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進封襄武縣侯恣肆附託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嘗詆鄭覃為妖氣今自

為妖耶即出為明州刺史貶處州長史訓注復劾宗閔貶潮州司戶參軍事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栗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開成初幽州史元忠河陽李載義累表論洗乃徙為衢州司馬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宦人諷帝帝因紫宸對果曰朕念宗閔久斥應授一官覃與陳夷行往復辨論固執不可帝終以嗣

復言擢宗閔杭州刺史還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既而覃夷行去位嗣復謀引宗閔輔政未及而文宗崩會昌中劉稹以澤潞叛德裕建言宗閔素厚從諫今上黨近東都乃拜宗閔湖州刺史稹敗得交通狀貶漳州長史流封州宣宗即位徙郴州司馬卒子崐瓚皆擢進士令狐綯作相而瓚以知制誥歷翰林學士綯罷瓚亦出為桂管觀察使不善御軍為士卒所逐貶死宗閔弟宗冉其子湯累官京兆尹黃巢陷長安殺之

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裴度𨚗公綽皆為武元衡所知表署劒南幕府進右拾遺直史館尤善禮家學改太常博士再遷禮部員外郎累遷中書舍人時於陵為戶部侍郎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之然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禮部侍郎文宗嗣位進戶部侍郎於陵老求侍不許喪除擢尚書左丞太和中宗閔罷嗣復出為劒南東川節度使宗閔復相徙西川開成初以戶部侍

郎名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俄與李珏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農縣伯仍領鹽鐵後紫宸奏事嗣復為帝言陸洿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珏趣和之鄭覃不平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宄即再拜祈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之它日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録月付史官它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珏監修國史對曰臣之職也

陳夷行曰宰相所録恐掩蔽聖德自盜美名覃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復曰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珏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即叩頭請辭趨出帝使使者召還曰覃言失何及此邪嗣復闔門不肯起帝乃免覃夷行相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反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未幾

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内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為吏部尚書出為湖南觀察使會誅薛季稜劉弘逸中人多言嘗附嗣復珏不利於陛下帝剛急即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德裕與崔鄲崔珙等詣延英論救案舊書紀時相之論救嗣復但稱崔鄲崔珙而不及德裕蓋以嗣復乃宗閔黨疑德裕未肯申救也然攷綱目書此事并載杜悰奔馬見德裕語則論救嗣復實德裕為之倡舊書反不著其名誤也帝曰朕纘嗣之際珏等各有附會若珏季稜屬陳王猶是先帝意如嗣復弘逸屬安

王乃内為楊妃謀使安王立肯容我耶言畢慼然乃曰為鄉赦之因追使者還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立起為江州刺史以吏部尚書召道岳州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孝穆嗣復五子其顯者授損按舊書嗣復子損授技拭攜以損次授前與世系表合此云授損似失其次

授字得符於昆弟最賢由進士第累遷户部侍郎以母病求為祕書監後以刑部尚書從昭宗幸華從太子少保卒贈尚書左僕射

子哭按宰相世系表作然舊書亦作哭表誤字公隱累擢左拾遺昭宗初立數遊宴上疏極諫歴戶部員外郎崔胤招朱全忠入京師哭挈族客湖南終諫議大夫

損字子黙緜陰補藍田尉至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巖不悅使損按獄黔中踰年還三遷絳州刺史巖

罷去名為給事還京兆尹與宰相盧攜雅不叶復除給事中陝虢軍亂逐觀察使崔蕘命損代之至則盡誅有罪者拜平盧節度使徙天平未赴復留卒官下

楊虞卿字師臯虢州弘農人父寧有高操擢明經調臨渙主簿棄官還夏與陽城為莫逆交陝虢觀察使李齊運表置幕府齊運入為京兆尹表奉先主簿拜監察御史坐累免順宗初名為殿中侍御史終國子祭酒虞卿第進士博學宏辭為校書郎累擢監察御史穆宗初立

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極諫俄詔行勞西北邊還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進吏部會曹史李賓等竊偽告身調官六十五員贓千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姦賓等繫御史府而虞卿親吏嘗受二百萬亡命私奴受三十萬虞卿縛奴送獄三司嚴休復高鉞韋景休雜推賓等皆誅死虞卿坐不檢下免官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為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為姦利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為最能唱

和者以口語軒輕事機故時號黨魁德裕之相出為常州刺史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召還京兆尹太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為帝治丹剔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帝不悅注亦内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即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帝大怒下虞卿詔獄於是諸子弟自囚闕下稱寃虞卿得釋貶虔州司户參軍死弟漢公案漢公舊書作虞卿之弟考宰相世系表與舊書同新書誤以漢公為虞卿之子今改正子知退知權檟堪皆擢進士第

漢公字用乂始辟興元李絳幕府絳死不與其禍累遷戶部郎中史館修撰轉司封郎中坐虞卿下除舒州刺史徙湖亳穎三州擢桂管浙東觀察使由戶部侍郎拜荆南節度使召為工部尚書或劾漢公治荆南有貪贓降祕書監稍遷國子祭酒宣宗擢為同州刺史於是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輿共奏漢公冒猥無廉槩不可處近輔三還制書帝不從會寒食宴近臣帝言漢公事裔綽獨對同州太宗興王地漢公既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

部私負人帝恚見顏問翌日斥裔綽為商州刺史漢公
自同州吏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子籌範仕亦顯
汝士字慕巢中進士第又擢宏辭牛李待之善引為中
書舍人開成初由兵部侍郎為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
西川乃族昆弟對擁旄節世榮其門終刑部尚書子知
溫知至悉以進士第入官知溫終荊南節度使知至為
宰相劉瞻所善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瞻得罪亦貶瓊州
司馬累擢戶部侍郎

張宿者本寒人自名諸生憲宗為廣陵王時因張茂宗薦得出入邸中誕譎敢言及監撫自布衣授左拾遺交通權幸四方賂遺滿門數名對不能慎密坐漏禁中語貶郴丞十餘年累遷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數言其狡譎不可信白為濠州刺史宿上疏自言留不遣帝欲以為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職要重當待賢者宿細人不可使汙是官陛下必用之請先去臣乃可帝不悅後逢吉罷謟權知諫議大夫宿怨執政不與已乃日肆譏

悉與皇甫鎛相附離多中傷正人君子元和末持節至淄青李師道顧劃地遣子入侍既而悔復遣宿往慕卒于道贈祕書監

熊望者字原師擢進士第性險躁以辯說游公卿間劉棲楚為京兆尹樹權勢望日出入門下為刺取事機陰佐計畫敬宗喜為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棲楚薦望未及用帝崩文宗立韋處厚秉政詔望因緣險薄營客職圖褻幸讙沸衆議貶漳州司戶參軍

栢耆者有縱横學父良器為時威名將是時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耆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至泣下乃請獻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耆左拾遺由是聲震一時遷起居舍人王承元徙義成軍遣諫議大夫鄭覃往慰成德軍賚緡錢百萬賚未至舉軍讙譟穆宗遣耆諭天子意衆乃信悅轉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太和初李同捷反詔兩河諸鎮出兵

久無功乃授者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諭旨會横海節度使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祐使大將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者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諜言王廷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者遂斬其首以獻諸將嫉者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者循州司戸參軍亞之南康尉初祐聞者殺洪大驚疾遂劇帝曰祐若死是者殺之至是積前怒詔長流愛州賜死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柏耆雖不免急功然以諸道攻三年不能得之賊一旦誅之其功固可抵過也乃以李祐之死遽令自盡何以厲用命之士哉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七至七十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七

列傳

唐六十七

韓愈 孟郊 張籍 皇甫湜 白居易 行簡 敏中

盧仝 賈島 劉乂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按舊書作昌黎人考洪興祖年譜辨證並方崧卿增考年譜云韓氏世居潁川與昌黎之韓支派各别宋元豐元年封愈為昌黎伯蓋襲其郡望而愈每自稱為昌黎人亦本其郡望也是舊書稱其望新書著其地皆不悞又按北魏韓麒麟最著于魏史稱其為昌黎棘城人本望始

此今直隸永平府之昌黎縣乃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始立是在韓愈四百年後矣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

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栁澗有辠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復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

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蔡可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鍔還省父愈為序餞鍔仍呼其字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乗遽先入汴説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

公士人奔走膜唄愈惡之乃上表極論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寛假以來諫諍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

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愈自為文祭之一夕從去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没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没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

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

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

書諡曰文愈性明鋭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内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衈其家嫂鄭喪為服朞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為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為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貞曜先生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為太常寺太祝久

次遷祕書郎愈薦為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遊而愈賢重之籍為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為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為

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纁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

盧仝居東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為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時又有賈島劉乂皆韓門弟子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无本愈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户未受命卒年五十六

劉乂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繼乃折節讀書能爲歌詩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後不知所終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葢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於是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邽父季庚爲彭城令李正已之叛説刺史李洧自歸累擢襄州别駕居易敏悟絶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絶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盩厔

尉明年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宫人憲宗頗采納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鍔誅求百計不卹彫瘵所

得財號為羨餘以獻令若假以名器非所以訓四方也帝乃止是時孫璹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為帝言宜罷璹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閿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

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與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置行營節度即承璀為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為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恥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鋭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陳利害請罷承璀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

欲斥之絳曰陛下啟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
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
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
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户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年以
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
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為期宰相嫌
其出位不悅出為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
追貶江州司馬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為司門員外郎

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讎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絶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鋭兵三千使李光顔

將光顔故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聞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不聽乃匄外遷為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以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病免文宗立以祕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二李黨事興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

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斥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賔客分司踰年即拜河南尹復以賔客分司開成初起為同州刺史不拜以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謚居易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又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居

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敏中為相請謚有司曰文東都江州人為立祠焉

行簡字知退擢進士辟盧坦劍南東川府罷與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遺累遷主客員外郎代韋詞判度支

按進郎中長慶時振武營田使賀拔志營田數過實詔行簡覆按之發其妄志懼自刺不殊行簡敏而有辭後學所慕尚寳厯二年卒

敏中字用晦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辟義成節度使李聽府聽一見許其遠到遷右拾遺改殿中侍御史為符澈邠寧副使澈卒以能政聞御史中丞高元裕薦為侍御史再轉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苶不任事

即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進承旨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徳裕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訾惡歴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太原郡公自員外凡五年十三遷崔鉉輔政欲專任患敏中居右會党項數寇邊鉉言宜得大臣鎮撫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制置使帝御安福樓以餞須璽書諭慰賜通天帶衛以神策兵開府辟士禮如裴度討淮西時

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即説諭其衆皆願棄兵為業乃自南山並河按屯堡回繞千里又規蕭關通靈威路使為耕戰具踰年檢校司徒徙劍南西川增驟軍完創關壁治蜀五年有勞加兼太子太師徙荆南懿宗立召拜司徒門下侍郎還平章事數月足病不任謁固求辟位不許中使者勞問俾對別殿毋拜右補闕王譜奏言敏中病四月顧聽其請無使有持寵曠貴之譏書聞帝怒斥譜陽翟令未幾加敏中中書令自裴度以勲德

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咸通二年南蠻擾邊召敏中入議許挾扶升殿固求免乃出為鳳翔節度使三奏願歸守墳墓除東都留守不敢拜許以太傅致仕詔書未至卒

冊贈太尉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八

列傳

唐六十八

錢徽　崔咸　韋表微

高釴 湜 銖 鍇 湘　馮宿 定 審　李虞仲

李翱　盧簡辭 簡能 弘止 簡求

高元裕　封敖　鄭薰

敬晦　　韋博　　李景讓景溫

錢徽字蔚章父起附見盧綸傳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遊客以財貸饋坐是得臯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又辟宣歙崔衍府王師討李希烈檄遣采石兵會戰戍還頗驕蹇會衍病亟徽請召池州刺史李遜署副使遜至而衍死一軍賴以安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為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它學士皆高

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
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巖懇諫罷之帝密
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以論淮西事忤旨
罷職徙太子右庶子出號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宰相
段文昌學士李紳以所善士諉巖求致第籍巖不能如
二人請因是共擠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
過半遂貶江州司馬或勸巖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巖曰
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邪敕子弟焚書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黨牛怨李巳足紊亂朝常至通關節於貢舉是以先進引後進其為門戶紛爭爪連株蔓猶不可究詰矣若時人稱美錢徽不奏人私書此更瞽說既有私書則掌舉者已屬納人關節且未必止段李二人而已徽即下愚肯自言耶史書之不足信如此

初州有盜刼貢船捕吏取瀆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它用哉命代貧民租入轉湖州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抵徽領宣歙宰相以其本文辭進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虢之治不及知況其它邪還遷工部侍郎出爲

為華州刺史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墨麻羣臣在廷方大寒稍稍引避嶶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許太和初復為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嶶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嶶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嶶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子可復方義可復副鄭注出鎮鳳翔注敗及禍方義終太子賓客子翊字瑞文善文辭宰相王摶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摶得罪翊貶撫州

司馬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鄭餘慶李夷簡皆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為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累遷陜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為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和八年卒諸文中歌詩最善

韋表微字子明隋郿城公元禮七世孫擢進士第數辟

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俄為翰林學士是時
李紳忤宰相貶端州龎嚴蔣防皆謫去學士缺人人爭
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
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
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
也久之遷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韋㑹崩文
宗立獨相處厚進表微戸部侍郎丌志紹叛詔李聽率
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

五日必破賊及捷書上止洟日志紹殘兵六千奔昭義宰相請推處首惡者誅之歸脅從者于魏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殺之非好生也請以聽代史憲誠于魏志紹之徒可使招納不聽以病痼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著有春秋三傳總例九經師授譜

高釴字翹之史失其何所人與弟銖鍇俱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史館修撰元和末以中人為和糴使釴繼疏論執轉起居郎數陳政得失穆宗嘉之面賜緋魚召入

翰林為學士張韶變與倉卒銊從敬宗夜駐左軍翌日
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勸躬聽擥以示憂勤
帝納其言賜錦綵俄罷學士累進吏部侍郎人善其振
職出為同州刺史卒贈兵部尚書
子湜字澄之第進士累官右諫議大夫咸通末為禮部
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帽於地曰
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
中等皆有名當時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為昭義節度

使為下所逐貶連州司馬按舊傳祇載涅為禮部侍郎餘俱不載考本紀及他傳涅為兵部郎中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及為荆南節度判官並無為昭義節度語至咸通以後昭義軍之亂一於乾符五年時為節度者李鈞也一於中和元年高潯牙將劉廣據潞州潯天井關戍將孟方立攻殺廣自稱留後則為昭義節度為下所逐者高潯非高涅也新書蓋移潯事為涅事然潯貶端州刺史非連州司馬卒無定據謹附注于此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

銖字權仲旣擢第署太原張弘靖幕府入遷監察御史太和時累擢給事中文宗得李訓驟拜侍講學士銖率諫官伏閤言訓素行憸邪不可任必亂天下明年訓當

國出銖為浙東觀察使歷義成節度使大中初遷禮部尚書判戶部徙太常卿按舊書銖於開成三年就知檢校左散騎常侍尋入為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為河南尹會昌末為吏部侍郎與此互異卒

鍇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辟河東府參謀歷吏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按舊書鍇權知貢舉在太和九年十月次年為開成元年乃以鍇為禮部侍郎新書俱屬之開成元年誤鍇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即以鍇為禮部侍郎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

人猶不能滿遷吏部侍郎出爲鄂岳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

子湘字濬之擢進士第歷長安令右諫議大夫從兄湜與路巖親善而湘厚劉瞻巖既逐瞻貶湘高州司馬僖宗初召爲太子右庶子

按舊傳肅宗紀以爲韋保衡所逐考僖宗紀即位之九月保衡貶賀州而湘即於是月召爲諫議大夫其爲保衡所逐而非路巖明矣又按舊傳湘乾符三年九月以中書舍人權知禮部侍郎蓋初以諫議召而旋爲中書舍人此謂召爲右庶子未知何據

終江南觀察使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父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兎號孝馮家宿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寬並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愔為軍中脅主留事李師古將乘喪復故地愔大懼於是王武俊擁兵觀釁宿以書說之武俊悦即以表聞遂授愔留後宿不樂佐愔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愔憾其去奏貶泉州司户參軍召為太常博士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表為判官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時進知制誥牛元翼

徙節山南東道為王廷湊所圍以宿總留事還進中書舍人出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拜河南尹歷工部刑部二侍郎修格後敕三十篇行於時累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郛增兵械十餘萬詔分餘甲賜黔巫道涪水數壞民廬舍宿修利防庸一方便賴疾華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修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卒年七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懿子圖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終戸部侍郎

判度支寬為起居郎

定字介夫偉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于頔素善之頔在襄陽定徒步上謁吏不肯白乃亟去頔聞斥吏歸錢五十萬及諸境定返其遺以書讓頔不下士頔大慙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苹府以鄠尉為集賢校理始定居喪號毀甚故數移疾大學士疑其簡怠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為郢州刺史坐游宴不節免官起為國子司業再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

雲韶肄於廷定部諸公立縣閻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
士李珏珏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親誦定
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
議大夫請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
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日欲會尚書省定據禮
當集詹事府詔可論者多其正換衛尉卿以散騎常侍
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
審字退思開成中為諫議大夫拜桂管觀察使歷國子

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額審請琢周著唐

終祕書監子緘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河南尹

李虞仲字見之父端見文苑傳虞仲第進士宏辭累遷

太常博士建言謚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襃貶法也古

者將葬請謚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謚人

殁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臣請凡得謚者

前葬一月請考功敕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

聽御史劾舉居京師不得過半期居外一期若善惡著

而不請許考功察行謚之節行卓異雖無官及官卑者
在所以聞詔可賫歷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
人出為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卒
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
李翺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
調校書郎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謂史官紀
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氐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
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為狀者皆故

史門生茍言虚美溺於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
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為直言段
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
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
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畧曰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
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中正而不疑屏邪佞而
不邇改税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絶進獻寛百姓租賦厚
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

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為其易者乎臣竊惜陛下當可與之時而謙讓未為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翺自代景儉斥翺下除朗州刺史俄召為禮部郎中按舊書穆宗紀翺於穆宗即位之六月貶朗州十一月復書曰以宗正卿李翺為華州刺史翺未嘗為宗正卿由宗正出刺華州者翶也見李宗閔傳翶與翺文近致訛翺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翺恚懼即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

為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户仍輸賦翺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税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栢耆使滄州翺盛言其才耆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按李翺之為刑部户部侍郎在為湖南觀察之後山南東節度之前新書不載崟畧之也而舊書敬宗紀寶歴二年書曰右散騎常侍李翺卒猶屬謬誤翺未官散騎且歴太和開成至會昌中始卒安得書卒於十餘年前乎崟亦李翺之誤翺始從昌黎韓愈為文章辭致

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謚曰文

盧簡辭字子策父綸別傳與兄簡能弟弘止簡求皆有

太並第進士歷佐帥府入遷侍御史習知法令及臺閣

舊事寶歷中黎幹子煟詣臺請復葉縣故田有司莫能

知簡辭獨詰曰按幹坐黨魚朝恩誅貲田皆沒大歷後

數十年比有赦令無原洗之言煟安得冒論不為治福

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簡辭窮按乃得金牀瑟瑟枕大

如斗敬宗曰禁中無此昂為吏可知矣李程鎮太原表

為節度判官入授考功員外郎累擢湖南浙西觀察使
以檢校工部尚書為忠武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坐事貶
衢州刺史卒
簡能字子拙太和時累官駕部員外郎鄭注表為鳳翔
判官注為張仲清所殺簡能亦被害子知猷字子謩中
進士第登宏辭補秘書省正字蕭鄴鎮荆南劒南再辟
掌書記入遷右補闕出為饒州刺史以政最聞累進中
書舍人朱玫亂避難不出僖宗還京召拜工部侍郎史

館修撰歷太常卿戶部尚書至太子太師昭宗為劉季述所幽感憤卒贈太尉子丈度亦貴顯

弘止（按宰相世系表止作正舊書同今仍新書原文）字子彊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為江西團練副使入拜侍御史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郎盧允中坐贓詔弘止按訊文宗將殺鼎弘止執據辠由允中鼎乃連坐不應死帝釋之累遷給事中會昌中出為邢洺磁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還拜工部侍郎以戶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弊得

費不相償弘止使判官司空輿檢鉤釐正條上新法郎
表輿兩池使自是課入歲倍用度賴之踰年出為武寧
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沓銀刀軍猶不法弘止
戮其尤無狀者終弘止治不敢譁優詔襃勞弘止羸病
丐身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於鎮贈尚書右僕射子虔
灌有美才終祕書監
簡求字子臧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兩為裴度元稹所
辟又佐牛僧孺鎮襄陽入遷戶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

稹以忠武節度使李彦佐為招討使咨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九年党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為政長權變居邊善綏御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沙陀三部難馴制它帥或與詛盟質子弟然寇掠不為止簡求歸所質開示至誠虜憚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還東都卒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子嗣業汝弼皆中進士第汝弼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

洛後依李克用克用表爲節度副使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渤海人第進士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耶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悟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换侍御史内供奉士始相賀

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

元裕當書命乃言以醫術侍注愧憾及宗閔得臯元裕坐出錢貶閬州刺史注死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立擇可輔導者乃兼賓客進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為宣歙觀察使入授吏部尚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渤海郡公奏蠲逋賦甚衆在鎮五年復以吏部尚書召卒於道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兄少逸長慶末為侍御史坐失舉劾貶贊善大夫累遷諫議大夫稍進給事中出為陝虢觀察使中人責

峽石驛吏供餅惡鞭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謫隸恭陵中人皆斂手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元裕始名允中太和中改今名子璩字瑩之第進士累官至諫議大夫懿宗時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贈司空太常博士曹鄴建言璩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請諡為刺從之

封敖字碩夫其先冀州蓨人元和中署進士第江西裴

堪辟置其府轉右拾遺為宰相李德裕所器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召為翰林學士三遷工部侍郎敎屬辭贍敏不為奇澀語切而理勝未幾拜御史中丞與宰相盧商慮囚誤縱死辠復為工部侍郎大中中歷平盧與元節度使初鄭涯開新路水壞其棧敎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蓬果賊依雞山寇三川敎遣副使王贄捕平之加檢校吏部尚書還太常卿從國子祭酒復拜太常進尚書右僕射

按舊書敎入為户部尚書卒無進尚書右僕射之文其封渤海男則大中初為吏部侍郎

時與表㐫合與此互異然少行檢士但高其才故不至宰相卒子彥卿望卿從子特卿皆第進士

鄭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歷考功郎中翰林學士出為宣歙觀察使頗以清力自將牙將素驕共謀逐出之薰奔揚州貶棣王府長史分司東都懿宗立召為太常少卿累擢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禄大夫者得廕一子門施戟於是宦人用階請廕子薰却之不肯叙宰相杜悰才其人擬判度支辭又擬刑部兼御

史中丞固辭乃免久之進左丞性友愛糾族百口稟不克求外遷擬華州刺史輒留中為悻侍酬沮後以太子少師致仕蒔松於廷號七松處士云

敬晦字日彰河中河東人進士及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馬曙聯舍於是帥不政法制陵頹曙引大吏廷責之吏負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且十輩方雜語以申吏枉晦讓諸將曰吏冒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為伍奈何衆愧謝罪擢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真以詐

營罔天子御史平吳湘獄得臯宰相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少回縱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徙兗海節度使以太子賓客分司卒贈兵部尚書謚曰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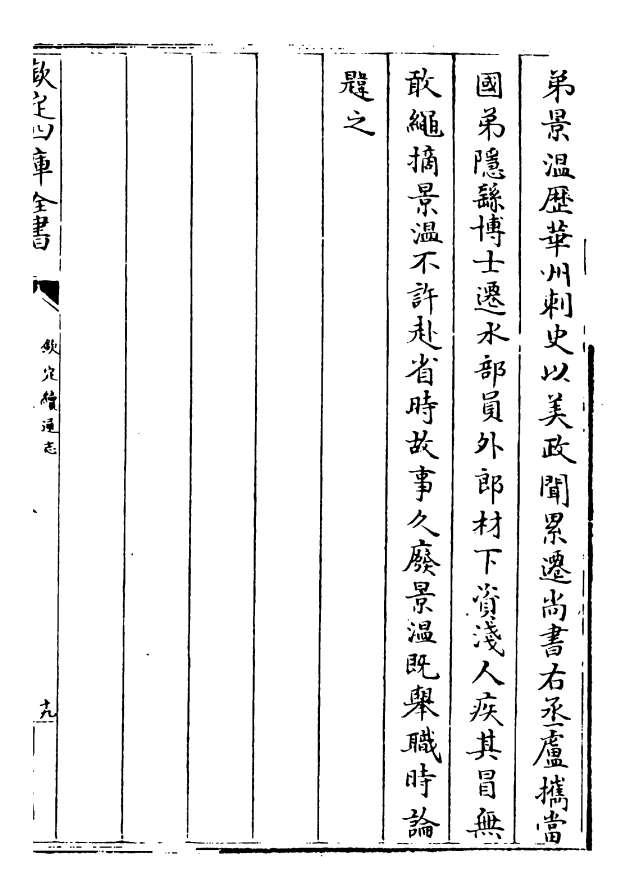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取進士第寖遷殿中侍御史開成中回鶻入寇以符澈爲河東節度使拜博爲判官久之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悉浮屠隷主客博言令太暴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之會羌渾叛以何清朝爲

靈武節度使詔博副之擢右諫議大夫召對賜金紫因行西北邊商虜彊弱還奏有旨進左大夫為京兆尹與御史中丞竇競不平皆得辠下除博衛尉卿出為平盧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徙昭義卒年六十二贈兵部尚書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憕孫也按舊書憕贈司徒非太尉又考吳縝糾繆以李彭傳言之景讓乃彭之孫憕之曾孫舊書李憕傳憕子彭彭子宏宏子景讓則景讓實憕曾孫此云憕孫未知何據性方毅有守寶歷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

錢十萬市朝廷懼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不可遂
知名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
郎商華虢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景讓自右散騎常侍
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
是吾方有事未及行益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
母行景讓重請舉乃赦故雖老猶加箠敎已起欣欣如
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讙召景讓廷
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

亦使百歲毋銜羞泉下何靣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廼罷一軍遂定入為尚書左丞拜天平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封酒泉郡男大中中進御史大夫尋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為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輒還東都以太子太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孝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弟景温歷華州刺史以美政聞累遷尚書右丞盧攜當
國弟隱繇博士遷水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冒無
敢繩摘景温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景温旣舉職時論
韙之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八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九

列傳

唐六十九

李渤　裴潾　李中敏

李甘　劉蕡

李渤字濬之魏横野將軍中國公發之裔父鈞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于世渤恥之不肯仕刻志於學與

仲兄涉偕隱廬山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户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渤上書謝昔屠羊説有位三旌禄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招之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為守守不成不失為戰又上禦戎新録乃以著作郎

召渤遂起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三年上書言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讎渤雖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擢為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政務剥下佐用度而渤奉詔弔郗士美喪在道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閿鄉戶三千而今千它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於均攤逃戶十室五逃則未逃者五家攤稅若抵石于井非極泉不止此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

一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又言道路弊不治驛馬多死憲宗得奏咨駭即詔出飛龍馬數百給畿驛澂既以峭直觸要臣意乃謝病歸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澂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俛文昌值陛下即位用為輔弼安危治亂一以付之俛等不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舉舊典以立敎化且政之興廢在賞罰俛等未聞奬一人使在官有所勸黜一人使尸禄有所懼邪

正莫辨賞罰無章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學士杜元頴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翬上下而翬以贓敗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翬者應考中下然頃陷劉闢棄家以歸忠節明著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會

渤請急馮宿領考功以考課止校歲中善惡而渤舉舊事為褒貶且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為清望官歲進名聽内考非有司所得專請如故事渤議遂廢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為副元穎劾奏渤狂躁責直售名外交方鎮不宜在朝出為虔州刺史渤奏還信州移税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冗役千六百人觀察使上狀不閱歲遷江州刺史度支使張平叔斂天下逋租渤上言度支所收貞元二年流戶賦錢四

百四十萬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死者千九百頃若徇
度支所斂臣懼天下謂陛下當大旱責民三十年逋賦
臣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
里有詔蠲責渤又治湖水築隄七百步使人不病涉入
為職方郎中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一日羣臣立紫
宸門外老病者幾頓仆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
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閤待罪會喚仗乃止
退上疏言今日入閤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跛

倚夫跋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内憂惓既積災釁必生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如罷之俄充理匭使建言事大者以聞次白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匭妄訴者加所坐一等以絶冒越詔可時政移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通章封無闕日天子雖幼昏亦感寤擢給事中賜金紫服五坊卒夜鬬傷縣人鄠令崔發怒敕吏捕捽其一中人也釋之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發以囚坐鷄竿

下俄中人數十持梃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旣而囚皆

釋而發不得原渤上疏曰縣令㲹辱中人中人毆御囚

其罪一也然令罪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後不寘于法臣

恐四夷聞之慢倍之心生矣渤又誦言前神策軍在慢

城募京兆進食牙盤不時治致宦人益橫帝以問左右

皆曰無之帝謂渤有黨出為桂管觀察使它日宰相李

逢吉等見帝言發毋敌宰相韋貫之姊年八十憂發成

疾帝始免發猶奪其官至文宗乃用發為懷州長史桂

有灉水世言秦命史禄伐粤鑿為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為江水潰毀渠遂廢淺每轉餉役數十户濟一艘渤醵浚舊道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洛太和中召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孤操自將不苟合於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

裴潾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累遷左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宦人為館驛使檢稽出

納有曹進王者尤恃恩倨甚使者過至加捽辱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灕諫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若復以宮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太平至理澄本正名宜塞侵官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帝喜方士而柳泌為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灕諫曰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剗祆凶賓禮賢俊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

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
詭為陛下延年臣謂有道之士匿名滅景無求於世必
不肯干謁貴近自鬻其伎今之至者自言飛鍊為神以
誅權賄大言怪論取驚流俗偽窮情得不恥遁逃如此
情狀豈可保信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為五味天地
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所以禦
疾豈常進之餌哉況又金石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産
毒未易可制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

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自然明驗矣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名濟再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賕不訴以赦免濟議曰杖棰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久之繇給事中為汝州刺史越法杖人輒死以太

子左庶子分司東都遷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改刑部侍郎為華州刺史召拜兵部侍郎出為河南尹復還舊官卒贈户部尚書諡曰敬濟以道自任悉心事上疾黨附不為權近所持嘗裒古今辭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自號太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皆不取世恨其隘憲宗竟以藥棄天下世益謂濟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臯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

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則和平自臻非藥物效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用餌藥藥有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夫寒暑為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素所詳知不可更踵前車自貽後悔帝善其言詔訪皐不獲

李中敏字藏之系出隴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杜牧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沈傳師觀察江

西辟為判官入拜侍御史鄭注誣構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太和六年大旱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時以司門員外郎上言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宋申錫位宰相為姦人所忌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桑弘羊興筦榷之利卜式請烹以致雨況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寃帝不省中敏以病告滿歸潁陽舊書作洛陽注誅以司勳員外郎召累遷諫議大夫為理匭

使建言上書者將納於匭有司先審其副有不可輒卻之臣謂匭朝出禁中日暮將入為下開必達之路廣聰明直枉結也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不重密非窮塞得自申意請令後但為引進可否斷自中旨以明置匭之本詔可遷結事中仇士良以開府階蔭其子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繇是復棄官去開成末為婺杭二州刺史按通鑑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婺州刺史是由給事中出為刺史中間未嘗有棄官之事又通鑑紀此在武宗即位之後則中敏之

歷婺杭二州亦不盡在開成末也卒于官中敏所善李款字言源長慶初第進士為侍御史注自邠寧入朝款伏閤劾奏注内通敕使外結朝臣往來兩地卜射賕謝帝不省後寖用事款被斥去注死繇倉部員外郎累遷江西觀察使終澧王傅

謹案通鑑輯覽批中官蔭子至明季而弊極其實已濫觴於此中敏一判不煩言而切中竅要瑞賢銜恨有志者方當力為主持德裕徒以門戶之見輒加貶謫不顧是非不循法度惟報復私嫌是務可鄙甚矣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累擢侍

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譁言將用之甘顧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旣而麻出乃以趙儋為鄜坊節度使甘坐輕肆貶封州司馬而李訓內亦惡注縣是注卒不相甘終于貶始河南人楊寧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寧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寧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

來太行間湅膚皴瘃銜哀雨血行路稠人為卒泣卒為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門嗑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甘為人遇事慷慨皆此類卒後亦擢進士第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於謀浩然有救世意擢進士第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蕡常痛疾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親策之蕡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

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顔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常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祅言之罪無所悔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臣以為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

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紹興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

秋閽弒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杜篡弒之漸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

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令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案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

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内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案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

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忍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

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于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昔秦之亡也失于彊暴漢之亡也失于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謹案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

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茍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爲如乳哺爲如師之教導爲故人之于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毋令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名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

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顓于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生于漢所以為陛

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臣聞漢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

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寵便僻無
所聽爲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
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
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謹
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邱之盟特以日者美
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
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
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

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緣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閒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畧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

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宄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里閭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覬覦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

國始天子而逹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昔鼂錯為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葢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是時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龎嚴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鼂董而畏中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于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齪常務

類得優調河南府叅軍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
能無厚顔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
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以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
誠鯁至于垂泣且陛下以直言名天下士蕡以直言副
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奬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
萬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内忠
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揺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
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

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不報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賁幕府授祕書郎待以師禮而宦人深嫉賁誣以罪貶柳州司户參軍卒舊書及通鑑皆云終使府御史恐未核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上言賁羅讜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賁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帝感動贈賁右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郃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九